南海渔家

易　征著

內 容 簡 介

本書是一个包括两篇描写滨海漁民生活的小說集。“揚帆遠举”通过一个漁民家庭生活的變化，反映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新气象以及人們新的思想感情的成长。“南海漁家”通过香港一家漁戶人家出海遇难、被救回国以及加入漁业生产合作社的經历，反映了在不同社会中的漁民生活的悬殊，表現了祖国漁民的幸福与欢乐。在这两篇作品里，作者細緻地刻划了飽經风浪的漁民的勇敢豪放的性格。

刘济荣插图

謹将本书献給伟大的建国十周年！

——作 者

一九五九年八月

目　次

揚帆远舉……1
南海漁家……12
一、老楠公好景不常……13
二、小机帆深海遇难……17
三、死陷头否極泰来……19
四、夫妻倆夜长夢多……24
五、洗风塵小樓夜話……28
六、探虛实新港落戶……31
七、双擎杯船头結義……36
八、巧姑娘月夜泛舟……40
九、罵賊艇揚眉吐气……44
十、花燭夜举瑞題辞……47

揚帆远举

一

三件事情叫大工刘二喜滿心欢喜变成了一肚皮怨气。第一件，春兰居然不經过自己的批准，擅离家务职守，跑去加工厂打工。第二件，孩子居然被送进了托儿所，虽則还沒有找到什么坏处，但离开家給别人带，当然会有問題。第三件，这也是最气人的一件，厨房不仅沒有修起来，而且临出海前备好的木料磚瓦竟然統統不見了。不过也有叫二喜感到不同的：其中最明显的首先是家里干凈利索多了。以前孩子的尿布衣褲，窗上挂，墙上挂，連蚊帳上也挂，就象是悬万国旗一样，实在心煩。現在可是窗明几凈，看着心里挺舒暢。其次，两个宝貝都养胖了，也不罵人不說粗話了。

可是，順心的事情少，不順心的事情多。因此，刘二喜这晚在床上翻来复去，老睡不着。倒是大宝和虾仔呼呼的鼾声，陪着他胡思乱想了一整夜。

二喜躺在床上，眼看窗口慢慢放白了，便矇矇矓矓地擦了擦眼睛。正待起身，門响了：

“二喜！你回来了嗎？快起来开門！”女人清脆的喊声。

二喜一听，是春兰，心里好一陣甜，正想去开門。忽的一想：你倒好！明知我回来，却偏偏要去干什么夜活，眞沒心肝！于是他又翻身倒在床上，故意呼呀呼呀的，大打其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鼾。

春兰叫了一陣，沒听到里面应声，以为二喜眞的睡死啦，便索性坐在門口的石阶上等。她此刻实在太累了。昨天晚上，她的心跳得比二喜还厉害。夫妻分别个多月，要是在往常，天大的事情也拉她不走，早在家里等着他啦。可是，昨天呢？当加工厂的支部书記动員大家苦战一昼夜以后，第一个报名的却正是她！有的工人吵着要去看戏，不愿开夜工，她怎么說呢？“看什么戏！我爱人今天从远海回来我都不看！”就这样，手脚不停地忙了整整廿四小时，总算是把漁網染好赶上了今早的第一趟流风①。說眞的，春兰从娘胎生下来，这还是头一回熬通宵。她怎么不累呢？她累。最后，她竟然就在那石阶上打起盹儿来了。

“春兰嫂！”一个女人的尖声惊醒了她。

她瞇着倦了的眼睛笑了笑：“早哇，小香妹。”

“二喜哥不是昨晚到家了么？”

“噓——他睡着啦。”她小声地說，又指了指門縫。

“喔喲！我的好嫂子，你参加民兵眞会联系实际，清早就替二喜哥放起哨来啦。呵呵呵呵……”

“哎，你小声点好不好？說正經的，昨天托你买的牛杂碎买到手沒有？”

“早买了。春兰組长的命令，我敢不服从？等一陣二喜哥起床后，你叫他到食堂来，随到随炒。”

又是一陣嘻笑声。

春兰和小香妹在門外說得起勁，屋里的二喜何尝不听得起勁？

二喜虽然听不十分清楚，但春兰参加了民兵，又做了什么組长，这一点却是沒有听錯的。怎么？才个多月时間，她

就又当兵又当官的？奇怪。但最足以叫他开心的却是：自己最爱吃的牛杂碎，春兰到底沒忘了买。这，春兰确实沒有忘記替自己張罗。再說，她昨夜忙了个通宵，不累嗎？这么一想，二喜覚得自己把她关在門外实在沒有什么理由。他便起身下床，把門輕輕打开了。

春兰一見自己心爱的丈夫，好不欢喜！她赶忙拿了个木盆去舀洗臉水，又对二喜看了一眼。

二喜紧紧地把她一把抱住，一陣茨汁②的香味迎面扑来，他心里热乎乎的，就象給烈火点着了一样，低低地喊了一句："你回来了！"

大宝在床上正好醒来，他也跟着叫了一声："媽，你回来了！"

二喜撇开春兰，对大宝道："这末早醒来干什么？睡好！"

二

尽管春兰一談起港里的新鮮事儿就眉飞色舞，可是这位在海上漂慣了的刘大工，却幷不相应地发生兴趣。春兰跟他說："二喜，你出海的第三天，我們就搞起集体化来啦，吃飯去食堂，娃娃进学堂，人家都說我們家庭妇女解放了，我也是这么想的。"二喜听罢，只冷冷地反問了一句："你倒是解放了，我呢？"春兰又告訴他說："你别看妇女不頂事哇！我們加工厂的女工就占百分之九十！干出来的活男人也比不上。"二喜一听，更不耐煩，哼了一声道："你尽說这些干什么！我問你，还要不要家？"

两口子虽說也算是久别重逢，感情上如胶似漆，但这回总是談不上几句就要冷場，甚至頂嘴。春兰是个既大胆又細

心的女人。想当初，居委会动員她参加工作的时候，她不也和現在的刘大工一样光想自己的事情，及至后来跟大家一起干活，經过一連串事实的指点，才深知搞集体化的无限妙处。所以，她对于自己丈夫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很了解的。她想：二喜啊二喜，我的嘴巴你可以不信，事实总会叫你心服的！因此每到刘二喜快要发火的时候，她就把話头撥了开去。

刘二喜呢？他总訊为自己的要求并不算高：一出海就是一两个月，回来叫老婆服侍服侍，这个嘛，理所当然。而今天，老婆居然插上了两只翅膀，要飞就飞，自己再也鎖不住她了。这，这不是太那个了嗎？所以，尽管他也覚得春兰的話有理，可是这个理是“咽”不下去的。

这天傍晚，春兰收工特别早些。她一回到家就对二喜說：“我們厂支部书記說：你爱人老远回来，批准你休假两天。我想，人家都在大跃进，厂里的工作又多，好意思回来休假？我不干。支部书記可眞厉害，他說：这是命令，你不执行，刘大工可要貼我的大字报呢！……”

二喜一听，臉色刷地一下紅了。他先是欢喜，覚得加工厂領导眞会体貼人，但轉过来一想，人家厂里不会有人說話嗎？大家都忙着，春兰休假为什么呢？一不为生娃娃，二不为害急病，只不过是陪丈夫！这叫人知道了好受嗎？他想到这里，十分为难起来。怎么办？他說：

“这事情由你看着点办罢。不过，大字报我是不会貼的。”

春兰到底还是留下来了。

要是在成立公社以前，她現在眞会忙得眼昏手黑。三餐飯，起碼要圍着鍋台轉它四五个钟头；一家大小的衣服要

洗；娃娃們的尿片要刷。还有，燒水抹桌扫地，这也少不了。剩下的时間也就不多啦。若是刘大工在家的时候，天一擦黑，就关門睡覚了。若是他一出海，她就只好抱着虾仔，和那班婆娘嫂子們天南地北議論一通：誰家的媳妇长得丑，誰的老婆想生个男娃儿，誰新近又做了一件綢衣服，等等，諸如此类。

然而，今天在家里一歇下来，她立刻感到不自在了。她悶得很。首先，她想着厂里。其次，一大早不必去买菜，更不必燒火，吃的喝的，食堂一应俱全，而且比自己做的还够味，这一点，連刘大工也默認了的。去接孩子么？孩子不愿回来，說是阿姨今天要領他們去看什么猴子把戏，比在家里好玩得多。

两夫妻就这样在家里呆了一个上午，好容易才挨到吃晌午飯。

三

公共食堂里好热鬧！新盖的房子，刷得雪白。炊事員一个个从头到脚穿戴得白鮮鮮的，来来去去，可神气哩。房頂結着采灯采球，屋角摆設着一排排水松花盆景。特别叫二喜兴奋的是墙上的紅綠标語，那上面尽写的是："欢呼全島漁产量按人口平均超过日本八倍！""欢迎第四联队丰收归来！"

二喜正看得出神，忽然有人在耳边大喊一声：

"爆牛杂碎！"

一瞧，是小香妹，果然端来了一盘热气騰騰的炒牛杂碎。

"小香妹，好呀，新娘子当起了炊事員！"二喜笑了。

“二喜哥，我那能比得上春兰嫂，全厂聞名的女組长！不信，你問她！”

春兰一噘嘴：“他才不信你的瞎宣传！”

二喜一听“女組长”，又是个不高兴。因把話头一挑，向小香妹道：

“啊，說眞的，你們这間食堂打整得眞够漂亮，赶上海口市那間聚春园了！”

“是么？二喜哥，这里面也有你一份功劳呀！”

二喜一听，莫明其妙。只听那小香妹又接着說了下去：

“二喜哥，食堂剛修了一半，沒料啦。你家春兰嫂眞是好样儿，赶忙动員大家把自己的木料磚瓦統統搬来啦！連大宝也帮着拾碎磚碎瓦。人家对她說：春兰嫂，你这样干不怕刘大工回来罵你么？她回答得眞叫干脆：‘罵什么！这是他的吩咐！’二喜哥，你的共产主义风格眞高啊！”

猛不料小香妹会来这么一席話。頓时把个刘二喜弄得好不难受！一剎那从臉頰紅到耳根。

好在春兰越在这种时候，越变得聪明。赶忙接口道：

“小香妹，你这話倒也不假。他一回到家里就問：木料捐献了沒有？生怕我春兰打了埋伏呢！”

二喜的臉孔愈更通紅了。

“小香妹！小香妹！”厨房里大师傅的喊声替二喜解了圍。

二喜松了一口气，只顧埋头吃飯。还是春兰輕輕地問了他一句：

“食堂的味道还好么？”

“还好。”他头也不抬，順着应了一声。

四

春兰休假的第一天，不管她心里觉得多么不习慣，到底还是打发过去了。

刘二喜現在心乱得很，他出了好多題目来考問自己：大家都去工作了，你硬要她躲在家里，她不悶么？再說，家家戶戶都在公共食堂吃，单从方便上看，就跟天天上小酒館一样，一叫就到；現在你偏偏整天想要她跟你煮煮洗洗，她嘴里不說，心里还不罵你？何况，去了加工厂，多少还学得点技术。李大工的老婆現在不也当上了船头工？哎呀呀，女人們飄洋过海的时候快到啦……

二喜想着想着，不覚手指縫里夹着的那支卷烟，眼看就要燒到指尖儿上了。他猛然站起来，把烟头用力一擲：

"唉，到底是我錯了。"

春兰正好从外边泡茶回来，忙接着問：

"什么錯了？"

"沒什么，我是想起上回出海差点看錯了流海……"

"該睡啦，外面好大的风！"春兰一手关窗戶。

两口子剛上床，被窩还沒睡热呢，忽然外边一陣鑼声传来，跟着有人高声叫喊："加工厂的工人同志們，赶快到三号碼头集合，有紧急任务！"噹！噹！噹！

春兰側耳一听："糟了！不知出了什么事沒有！"她一骨碌翻身下床，披起棉袄就往外跑，一边回头向二喜說："你先睡，我去去就来。"

春兰赶到碼头，只見狂风把浪头掀起几尺高，水花濺到臉上，好冷！加工厂支部书記洪成栋提着个汽灯，来回指揮着。剛进港的六艘机帆，卜卜卜卜的馬达声还在响着，风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太大，总靠不攏岸，多急人啊。洪成栋立卽大声喊道："赶快用艇仔卸魚！"几十只小船一下子冲了过去。

春兰把船划近机帆一看，才知道是第五联队剛从海外回来。一籮籮的大魚，从仓底装到小艇上，压得船弦都要和海水打平了。春兰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共卸了多少趟，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她只是一心想着：快！快！快些把魚卸完，好让机帆开到深水灣避风去！

这是九級台风！但人們的意志比它的来势更猛。船儿象蜻蜓扑水似的，在洶涌的波濤中鼓浪划行，一忽儿，船头栽进水里，一忽儿，船屁股又翘起来。足足两个多小时，春兰已經精疲力竭，她拭着汗，咬紧牙，两支胳膊实在沒力了，这时，一个巨浪迎头兜来，差点連人带船倒进大海。……

"快划回来！春兰嫂！"洪成栋拚命呼叫着奔了过去。

"……"沒有回声。春兰用尽最后一点点力量，靠岸了。人們扶她起来，她立卽昏倒，全身里里外外都被海水泡湿了。碼头上，波濤的撞击声，风声，人們的呼喊声……混成一片，搶卸的战斗紧張地継續着。

一忽儿，春兰从昏迷中被吵醒了。她慢慢站立起来，向剛靠岸的一只小船上跳去，摇幌了两下，又倒下去了。恰在这时，船上一只湿漉漉的粗大手臂托住了她的腰。

"二喜，你什么时候来的……"她吃力的看了他一眼。

二喜的眼泪象塞不住的泉水，揉和着滿臉汗珠，簌簌地淌了下来。

春兰断断續續叫道："快！……卸魚要紧……"

五

二喜回港第七天了。这些天来，港里的每一件事，那怕是孩子們唱一支平常的歌，他也覚得新奇，覚得比过去亲切好多。前两天，队里学习了人民公社优越性，又組織大家去县城和农村参观了一次，更加使得这位大工深深感到，自己确实象一只抛了錨的船，远远地掉在春兰后头了！

也許正是因为这种羞愧的感情罢，二喜恨不得乘自己还沒有出海的时候，多給春兰做些什么事情。他覚得好象只有这样，才能补偿自己的过失似的。但是做什么好呢？家务沒啥好做的。想来想去，找到了：一有空就到加工厂干活去！

晚上，春兰回来，他把这个意思向她說了。春兰一听，噗嗤一下笑出声来：

“你去了，我——呢——？”她“后面两个字故意拖得长长的。

“你么，带着我去！”二喜認眞地說。

“我問你，还要不要家？”

二喜一听，才恍然大悟，她这不是明明学着几天前自己的口气嗎！心想，好傢伙，你倒会記賬！

“春兰，你别說了，都怪我不好。”二喜的眼眶湿了。他久久地望着春兰，一动也不动。他突然覚得，她美丽极了。結婚这么多年，他好象第一次发現，自己的妻子竟是这么漂亮：黝黑的臉庞上，那一口雪白的牙齿就象一排碎玉，多好看！两只手臂粗壯了，結实了，再不跟以前那样，眉毛整天打結，沒气沒力的。

心情一舒暢，日子就过得飞快。

这天，指揮部来了通知：第四联队立即准备出海，追捕北部灣的大魚羣。刘二喜天沒亮就独自起床上船，忙了一陣。鸡剛叫，春兰带着大宝就赶来送行了。

二喜一个快步迎上岸去，举起大宝，对春兰說：

“六点半启錨。这次去最快也要下月底才能回来。”

“二喜，风浪怪大的，当心点子啊！等你回来过春节。”

“你放心。风浪大，正好使大網。春兰，你就在家等着我們的电报吧，一拖③起碼翻它一番，一百担！放个大卫星过春节。”

东方的海面放紅了。船队浴着晨光，辟开波浪，揚帆远去……。

①流风——漁船出海时所掌握的海流和风向。

②茨汁——茨萁汁，漁网的一种染料。

③一拖——即漁船作业时拖了一次网。

南海漁家

引子

落叶归根自古然
八级風浪結姻缘

看官，这里抄下的两句，既非七言，更非民歌，乃是海鷗漁业大队队員王小三結婚用的一副不平不仄的对联。这对联大紅底上金字輝煌，偏偏不貼在漁民新村王小三宿舍門口，却貼在十八联队青年号漁船的小艙門上。王小三的爹，名唤王紀，是青年号上的大工，年虽五十开外，老得前額光禿，却是个声如洪鐘，力大如虎，渾身龙馬精神的人物。小三花烛之夜，兄弟船上不免送来大批对联横批。他爹一一收下之后，对儿子道："这些对联，給你好好保管，留个永久紀念。今儿晚上，我亲自給你写一副。"說罢紅紙一摊，提笔一揮而就，这正是开头引的那两句。

王小三的洞房，为什么不設在青磚紅瓦的漁民新村，却偏要挤在那五尺見方的小船艙？他爹为什么放着許多現成的对联不用，却偏要自己写上一副，而且写得古里古怪？底下分段說来。

一、老梢公好景不常

話說一千九百五十六年，南海上的秋季特大漁汛，不知吸引了多少海上漁家。只見从大鵬灣向南，直到博賀港一带海面，千帆万舶，穿梭如云。这天，海上微风，那外伶仃島南边海面上，駛来了一条丈多长的小机帆，从方向上一判就知道是从香港駛出来的。这小小机帆，設若是遇着千吨海輪，自然要退避三里；但若是碰着那百把吨的大木船，它却蛮可以抖抖威风。此刻，只見它繞过外伶仃，迎波逐浪，駛得好快。那帆蓬虽說因为风小，起不了什么作用，但那十六匹馬力的机器，卜卜卜卜，也眞够力！附近海面上的一些大木船戶，无奈风停浪靜，帆蓬扁得就象一張薄紙，只好眼巴巴看着这小精灵一網網地起魚，好不羡煞人也。

俗話說：好景不常。这話看对誰說。例如对于眼前这条来自香港的小机帆說来，就是一条眞理。眼看就要金玉滿仓，准备返航了，猛不料，船头那个十五六岁的小傢伙对船尾的老梢公惊叫一声："爹！番鬼来了，快藏好电油！"那老汉一听，却并不怎地吃惊，只低声回了一句："知道了。"說話之間，早見一只不大不小的灰壳小火輪，軋軋軋軋直朝这小机帆撲了过来。船屁股上插了一枝退了色的美国星条旗，船头站住个瘦骨嶙峋的大烟鬼，斗着喇叭筒直叫："誰家的船？停住檢查！"老梢公一听要檢查，拍了拍屁股站起来向他老伴道："唉，倒霉！"看官，这說話的不是别人，正是王紀。女人一听，臉色刷地腊黃，只望着滿船的大黃花魚发楞，两顆泪珠儿掛在下眼皮上，随时可落。王紀見她这付伤心的模样，心儿就象給刀子割去了一半，但他还强作鎮定："哭有啥用？天数难逃，能保存这点电油就算阿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